

从2010年举办的首届北京民族电影展,到今年举办的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北京民族电影展已走过了5年的历程。

在5年时间里,众多电影人积极创作,民族电影取得了丰厚的成绩。在这期间,推动民族电影发展的举措很多,比如推进剧本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文学剧本遴选”、充分发挥群众性特色的民族电影主题活动日、微电影创作大赛和电影论坛等等。2013年,旨在为每个少数民族至少拍摄一部电影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启动,至今已经制作完成了5部作品,分别为侗族影片《夜莺》、蒙古族影片《德吉德》、诺日吉玛、羌族影片《迁徙》和裕固族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与此同时,国家民委文宣司、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近日联合举办“首届少数民族题材影视编剧研修班”,加大了对民族电影人才的培养力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民族电影展得以迅速发展。从每届电影展聚焦主题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电影展的视野在不断更新:第一届集中呈现和总结新世纪以来民族电影发展的总体概况,第二届聚焦中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第三届和第四届则重点发掘民族电影中新的文化语素。可以说,从简单地展示研究到关注母语电影,再到新文化电影,民族电影已经开始在更广阔的空间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在北京民族电影展主席牛颂看来,民族电影展正在切实推进少数民族电影的转型升级。他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重点围绕“公益”、“升级”和“国际”3大板块,长期规划,打造精品电影。公益板块旨在目前还没有故事片的少数民族拍摄影片,体现文化平等和对文化的保护。首批推荐10部电影剧本,由10个专业机构拍摄。其中,今年完成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其导演已经获得了青年导演奖。升级板块则致力于改变少数民族电影在国内电影界的现状,增加其现代性和类型化,加大投资规模,打造电影精品。目前已有投资一亿人民币以上的民族电影,而在此之前,少数民族电影的总投资额几乎没有超过一千万的。在本届电影展签约的是中国首部3D史诗大片《铁木真大帝之传说》。国际板块则是让少数民族电影面向世界进行交流。在本届电影展上签约的《成吉思汗宝藏》由中美合作拍摄,投资在5千万美金左右,将在全球发行。而在本届电影节上展映的《夜莺》,是由法国导演执导、中国演员表演的电视片。这种国际间合作的趋势正在加强。

在今年举行的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中,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电影的走向、民族电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则成为众多电影人关注焦点。

号,而应该具有独立的价值。

全球化背景下,一些专家则敏锐地发现了互联网对“非遗影像”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导演孙曾田认为,互联网让电影工作者有了个全球的视野,从而可以更好地衡量每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和独特价值。而且在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片已经不是专业影像工作者的专利,自拍的影像会越来越多。这些电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互联网的数字化和云储存,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得以更便捷地进行储存。“过去我们担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互联网的影像却能在网上把力量一点点聚集起来形成群体效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在边远的山区和村庄,但是互联网的穿透力,使边远和中心没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钟进文说,民间口头传承一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但在当下,民族文化的生产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流失的速度,所以各个民族中都出现了一些文化精英,他们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精英的传播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将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在这方面,电影无疑是具有优势的。比如,《阿诗玛》是民间口头文学,在民间有很多版本,上世纪50年代就搜集出上百个版本,但实际上民间很少有人能够讲出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拍成电影,放映之后,人人都知道了“阿诗玛”。在这里,电影对传播民族文化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些用母语呈现的电影,不仅保护了“非遗”,而且对语言的传承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

么样方式才能让让自己的电影被更多的人看到?她最近将拍摄的这部电影关注的是成吉思汗守陵人800年不变的承诺。为了让这个故事能够更吸引人,她准备拍成一部商业片,“当然,在商业片里面,我们希望让西方人能够理解我们,争取这样的故事能够让让世界更多观众喜欢”。

阿根廷电影导演卡洛索·索林则表现出对影像内容的特别关注。他表示,拉丁美洲地域广泛,民族众多,每天都在发生着神奇的事件。拉美电影始终在关注现实中的这些变化,很多电影反映出了拉美社会中严峻的现实问题。正是通过这些电影,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状况。他说:“让你和他人能够感同身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他感觉拉美电影开始越来越受到其他地区观众的关注。

## 影像,文化遗产的最后归宿

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去年曾为中国民族电影作了特别展映,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在该电影节主席萨夏·斯雷科维奇看来,目前民族志电影的流行,是因为其对于人类群体的行为进行了视觉的呈现和描述。因为今天的世界逐渐变得越来越统一,世界各国都面临民族文化和传统的逐渐没落,而民族志电影正是应对这一事实的非常理想的工具。这些完全不过于强调“非遗”而缺乏观赏性,要么电影的故事力量过大淹没了“非遗”内容的表现,这都是不理想的。

“非遗”内容在万玛才旦的影片中时有体现,比如《智美更登》《静静的嘛呢石》等等。他即将制作完成的电影《五彩神箭》,也与藏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影片以青海黄南州每年举行的传统射箭比赛为背景,将有关射箭的上千年的传说归入其中。万玛才旦说,在这部电影中,他以传统的文化、仪式、传说等为背景,叙述了射箭比赛的变迁史,讲述当下的藏族人如何发扬和保持这种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传统文。

在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郑茜看来,在这个影像至上的互联网时代,影像甚至超越了真实的生活,成为人们最后安放文化遗产的地方。她认为,当代的中国博物馆走向历史的中心地带并不是博物馆自身所为,而是因为博物馆收藏和保存的文化遗产变成了一种“权力”,这从申遗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她说:“文化遗产之所以变成一种权力,是因为这个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终于发现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能让世界真正承认你的,是你的历史。而历史最好的表示,就是文化遗产。所以,文化遗产逐渐受到重视,并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权力。但实际上,博物馆并不是文化遗产唯一的储藏者,影像正在变成文化遗产另一个安放地。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本质就是以大量的影像为形态的数据记录。”

郑茜认为:“在大众的观念里,珍贵的东西只有经过影像的保存,才觉得放心。比如现在年轻人结婚,如果不拍婚纱照、不录影不录像,就好像不真实一样。这种心理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影像为王的体现。这涉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虚拟和现实正在发生倒转,影像正在代替真实的生活,从而取得比真实的生活更加真实的意义。”

上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过“影像社会”的概念,认为影像天生是现实性的追求,因为在现代,很多东西都在消失,都被打碎,于是只有一样东西变得真实,就是影像。郑茜谈到:“现在被打碎最多的东西正是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漂泊不定的文化遗产要寻求归依和归宿。我们看到,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大规模地被送进博物馆,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哪里去寻求真实的归宿呢?那就是影像。影像成为我们最后安放文化遗产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手段,也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地方、一个处所、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

# 民族电影 影像时代的非遗安放之所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引发的思考

□本报记者 明江



有太大区别。所以,对“非遗”及其相关影片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对于影像工作者来说,我们怎么适应这个时代,创造出更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 民族电影与“非遗”应更好互动

在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看来,电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绝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成就。如果“非遗”元素能真正融入电影,与电影语言产生互动,那会诞生非常优秀的影片。胡金铨、李翰祥、李安等人导演的一些电影,都是中国“非遗”非常重要的影像呈现。比如胡金铨,从小就对平剧和京剧和各种剧种有强烈的兴趣,他经常在电影当中呈现京剧、古琴、书法、篆刻等中国“非遗”。他的影片《龙门客栈》有书法和篆刻的印迹,体现了中国传统极其丰富的文化魅力。李翰祥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很多电影都将中国的“非遗”呈现在荧幕上,从而走向世界。他认为,“非遗”与电影互动,可以产生“非遗电影”,也可以让电影成为“非遗”的一部分。

可以看到,电影在传播民族文化的同时,对民族文化也起到了一个重构的作用。

## 民族影像:如何讲述才被接受

相比学者,很多从业者则更关注民族电影如何被观众接受,电影的具体内容和讲述方式无疑是其中的重点。美国的纪录片导演阿德里安·贝里索所做的工作是,将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带到电影院。但他认为,人们虽然对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更感兴趣的则是电影本身。因此,纪录片要体现出情感,而不仅仅是事实。他对中国民族志电影制作者的希望是,一定要肩负起传播文化和情感的角色,让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彼此。

斯塔凡·劳丁则说:“如果你参加电影节,想知道我们作为这些电影节的主办方在寻找一些什么,那么,其实我们在寻找一些有趣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叙述必须是非常巧妙的,使用的是现代的电影语言。”

对蒙古族导演麦丽丝来说,在全球化时代,面对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新的技术和新的观影理念,她最关心的是,用什

## 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非遗影像”新机遇

“走出去”一直是民族电影展的推动目标之一。在参加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时,华沙电影节主席斯塔凡·劳丁说,华沙电影节与西欧、北欧的电影网络、电影节都有密切联系,所以华沙电影节所展映的大部分电影,最终都会得到很好的分销。他非常热衷推广中国的民族电影,因为他觉得,如果华沙电影节能和中国的民族电影携手并进的话,将会为电影节加入新的元素,促进电影节的发展。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胡潜忠看来,从近年来少数民族电影的片名就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比如《长调》《成吉思汗宝藏》等等。这些影片大多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开叙述,在内容上突出表现了民族文化与外界之间的冲突。而这种电影文化,是新世纪之后才得以完整地建立起来,“这正是中国文化受全球化文化的辐射影响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我与他的分别心”。在他看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并没有被少数民族电影所垄断,比如《家在廊桥》《百鸟朝凤》等等,都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影像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一方面是非少数民族文化面对主流文化时提出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面对全球化的压力进行的文化实践。他认为,《成吉思汗宝藏》这样的合拍大片,无形之中开启了中国电影重要的转型时刻,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国家的形象被凸显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里,这将在国际的视野当中重新被凝视。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该只是变成一种符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历史悠久,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精深博大,千百年来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广袤的土地上流传,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它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

与世界上其他的著名史诗相比,《格萨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它世代相传,至今在藏族群众,尤其是农牧民当中广泛流传,是一部活形态的英雄史诗。第二,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有120多部、100多万行诗、3000多首诗,堪称世界史诗之冠。而这两个特点都与民间说唱艺人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最忠诚的继承者、最优秀的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最优秀、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宏伟的史诗,尽管深受群众欢迎,过去却从未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搜集整理,长久以来缺乏能够反映史诗全貌的整理本。广大读者无法完整地了解它精深博大的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地欣赏它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众多研究《格萨尔》的专家学者也只能从一个侧面、一个局部探索,而不能从整体上认识它、研究它、欣赏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非常重视,从中央到各个有关地区,建立专门机构,拨付专项资金,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格萨尔》事业开创了新局面,在“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期间,连续3次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搜集整理工作陆续地在进行。无论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手抄本、刻本,还是民间艺人的说唱本,同一部故事又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因而产生不同的本子,我们将其称之为“异文本”或“变体”。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具有不同的地区特色和演唱风格,都有各自的听众群和读者对象,有继续流传下去的意义和价值,彼此都不能替代。按照民间艺人自己的说法,英雄格萨尔大王的故事,就像“杂色马的毛一样多”,是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 《格萨尔》藏文精选本的编纂历程

□降边嘉措(藏族)

这些分部本和异文本加起来,就有几百部之多,几百万诗行,上亿万字。因此,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从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从众多的分部本和异文本中择优选择,取其精华,精心编纂出版一套能够反映《格萨尔》的主题思想、基本内容、主要情节、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的比较完善的精选本,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1995年5月,《格萨尔》精选本工程终于得以立项,正式启动,财政部决定拨款资助。夏商周断代工程、藏文《大藏经》对勘工程和4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出版,是“八五”期间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投资最大的3个重点项目,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格萨尔》精选本编纂整理的基本要求是:既要保留民间文学固有的风格和特色,保持《格萨尔》的神韵,又要提炼和升华,使之更突出、更鲜明、更强烈,更具艺术魅力。

这套精选本,从开始就拟编出版40卷,包括《天界篇》《英雄诞生》到《地獄大圆满》《安定三界》的全部内容,总计约为50万诗行,1600万字。由此看来,尽管我们经过严格的选择,但是,这套编纂本的篇幅依然十分宏大。

我们在编选中尽量除去各种异文本和变体,《格萨尔》的分部本大约有120多部,从中精选三分之一,是40卷。此外,这套精选本计划以当代杰出民间艺人扎巴和桑珠两位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这就保证了整套精选本思想内容的完整性、演唱风格的统一性和语言艺术的和谐性。

经过艰苦曲折的努力,前四卷5册终于在2000年11月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套精选本每卷附有6幅精美的插图。这套插图,采用的是藏族传统绘画艺术“唐卡”的绘制方法。“唐卡”是我国藏族特有的一种绘画艺术,按照

我们的设想,《格萨尔》精选本的插图,在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应该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题材上讲,要达到从宗教到世俗的转化;在表现手法上,要有一定的革新和创造,吸收到的绘画艺术的长处,融入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以便更好地体现《格萨尔》精深博大、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些插图,就单个来讲,能够表现《格萨尔》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汇总起来,又能够体现《格萨尔》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情节,成为一部完整的《格萨尔》画卷。承担这套插图绘制工作的是被誉为藏族“艺术之乡”的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地区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民间画师。

2000年12月1日,民族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召开“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前四卷出版座谈会”。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前四卷(5册)所取得的成就,这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到2004年,精选本出版了17卷18册。由于受到某些干扰,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半,课题经费全部用完了。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被迫停止。

虽然如此,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依然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2005年8月,第三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提出,要把《格萨尔》事业作为重点加以扶持,大力发展,开创《格萨尔》事业的新局面。2007年8月,甘孜州委和州人民政府在德格县召开《格萨尔》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些专家学者再次提出应该继续完成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不能半途而废。《中国民族》《民族画报》和新华网等多家媒体也对编纂出版工作遇到的困难进行报道。作为主编,我也曾做过各种努力。我曾经给各级领导写了专题报告,并赠送了我撰写的关于《格萨尔》的著作和唐卡画册,使他们对《格萨尔》有更多的了解,从而能够对该项工作给予支持。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有这些活动,都为重新启动精选本工程,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2008年,相关领导作出批示,明确指示要善始善终、圆满完成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于是,中国社科院和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精选本编纂出版工作的第二期工程。

社科院拨发了课题经费,新闻出版总署将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列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并给民族出版社拨付专项经费。这就保证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干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确保40卷精选本的编纂出版。

从1983年制定“六五”规划时提出在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编纂一套能够代表我国《格萨尔》事业的最高成果、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精选本的任务,到今年已经整整30年了。在这30年的时间里,课题组全体成员怀着对民族文化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用对人民、对历史、对《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负责的态度,以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和专注,排除各种干扰,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善始善终地圆满完成了4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这是新中国《格萨尔》事业的一个巨大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共40卷,51册(有的一卷分上、下册,或上、中、下册),306幅唐卡插图。有近60万诗行,假若翻译成汉文,约为2000万字。册数和字数都超过了原来的计划。这一成就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藏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对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我愿借此机会,对所有关心新中国《格萨尔》事业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最真诚的谢意和敬意。假若没有他们的理解、关心、帮助和支持,4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工程很难善始善终地圆满完成。

(民文)

# 中央民族歌舞团九月推出演出季

本报讯 今年9月,由中央民族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秋季演出季”将在民族剧院开幕。作为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表演院团,中央民族歌舞团此次全新出击,将掀起演出市场一股民族风。

今年首次推出的秋季演出季,汇集了丁伟、腾格尔、高希希、曲比阿乌、李沧桑、吴彤、艾尔肯、扎西顿珠、田露等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全新制作的歌舞晚会《传奇》、腾格尔2014北京演唱会、荀婵婵《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舞蹈晚会、《神人物——古琴演奏家巫娜音乐会》等6台剧目将轮番亮相,为观众打造精彩绝伦的演出。

据悉,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出季分为春、秋两季。春季演出季以“春暖花开”为主题,在每年的4月举办,推出多场如春天般新鲜靓丽、风格各异的演出;而秋季演出季以“光荣绽放”为主题,在每年的9月举办,都是最新打造的作品,还有专程从民族地区赶来的各族同胞助阵。

当前,我国演出市场步入转型升级的轨道,中央民族歌舞团在此适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发展、转换机制,增强实力的措施,如举办“公众开放日”、实行首席聘任制、重启艺术委员会等,而演出季项目的举行,正是要用具有国家级水准、体现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的精品剧目,争取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益尝试。在运营管理方面,中央民族歌舞团将实行市场运营机制以及全新的制作模式,吸纳全国顶尖的编剧、表演、营销以及管理人才加盟,实现不同艺术风格的多样组合、不同艺术观念的激情碰撞。如知名影视导演高希希,今年将跨界执导演出季的舞蹈晚会,与青年舞蹈家荀婵婵合作。

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国家一级编导丁伟介绍,演出季作为中央民族歌舞团与广大观众的约定,今后每年都将举办,该团将竭力将其打造成中央民族歌舞团标志性文化品牌,向社会传递文化正能量。